XING HUO LIAO YUAN



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

洛川会议前后……聂荣臻
初上抗日前线……杨成武
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周希汉
忆在山东的一年……徐向前
粉碎冬季大“扫荡”……许世友
固守千里河防……萧劲光

4

解放军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crtongbook.com

星火燎原

丛书之四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2238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　京

1112238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继《星火燎原》选编十集和《星火燎原》杂志二十九期（已停刊）之后，重新编辑的一套大型丛书。它仍以发表革命回忆录，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主，突出反映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反映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战斗；反映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反映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等革命精神。

本丛书每年约出三四辑。每辑将集中反映一两个主要内容，因此，这套丛书具有系统性和集中性的特点。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有错误之处，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星火燎原
丛书之四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5 3/4印张 353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10185·175 定价：3.00元

目　录

卢沟桥炮响之后……王建中（1）
洛川会议前后……聂荣臻（4）
为了抗日……魏文建（9）
进入抗战的最初时刻……张明河（13）

初上抗日前线……杨成武（17）
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陈正湘（33）
康庄战斗……沈宗乐（49）
东团堡歼灭战……杨成武（62）
武家湾反包围战……毕建章（75）
拒马河畔巧歼敌……马　辉（79）
壮士已去　浩气长存……蔺振林（85）
解放“小保定”　打开文安洼……李　健（99）
大红门擒敌……赵子泉（109）
攻克山海关……曾克林（115）

平原歼敌第一役……周希汉（123）
新军初战……旷伏兆（133）
来到八路军总部……肖　锋（142）
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周希汉（148）
广胜寺取经记……王万荣（169）

并肩战斗半年间 ……刘　镜（175）
先遣豫西 ……郭林祥（181）
挺进豫中 ……王定烈（193）
太行战场迎胜利 ……张香山（202）

独立六支队 ……刘华香（213）
晋西三战 ……欧阳文（220）
难忘的吕梁山区伏击战 ……曾思玉（225）
抗战在大青山 ……董希真（235）
毕克齐之战 ……锐　军（243）

忆在山东的一年 ……徐向前（258）
一一五师在鲁南 ……梁必业（271）
陆房突围 ……刘西元（287）
梁山凯歌 ……戴润生（300）
设伏潘溪渡 ……杨俊生（311）
粉碎冬季大“扫荡” ……许世友（317）
铁道游击队的创建与发展 ……杜季伟（324）

我所知道的新四军的组建情况 ……叶　超（330）
新四军第六支队的创建与发展 ……谭友林（337）
坚持江南抗敌军 ……王　直（348）
碧血染东头 ……陈仁洪（357）
金牛山反袭击战 ……谭知耕（373）
攻克八滩歼敌寇 ……谢振华（384）
忆高沟、杨口战役 ……吴信泉（388）
苏中海防团 ……何振声（39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卢泗根（401）
挺进西江 ……梁　嘉（411）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周保中（418）
再次西征 ……王明贵（428）
夜袭开拓团 ……钮景芳（438）

固守千里河防 ……萧劲光（444）
大生产运动中的三五九旅 ……马玉书（453）
忆抗大 ……周文龙（477）
延安整风琐忆 ……王德元（486）
南下出征 ……门中三（494）

卢沟桥炮响之后

王建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早晨，人们惊慌不安。公寓的主人说："你昨夜未听到炮声么？"我说："睡熟了，一点儿未听见。""听说是日本人在卢沟桥打炮。"说着，主人又出门打听消息去了。

我和张慎斋、李都的弟弟李少园住在一个公寓里。张慎斋说："我去找组织问问。"我也到西单一带去走了走，但除了看到人们在慌慌张张地交头接耳之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到。

当时，北平驻军是二十九军宋哲元的部队。宋哲元不在北平，回乐陵老家探亲去了。城中无主，人心惶惶。

中午，张慎斋回来了，说是见到了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估计：日军进攻华北的可能性很大，我国在华北兵力不足，加上南京的不抵抗政策，形势很危险。现宋哲元不在北平，他若坚决抵抗就不应回平。

李少园才十六岁，北平如果打起来，他就成了个负担。我们商量了一下，把小李送回东北了。

我当时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我去找东总的负责人张西尧同志。他说，先看看形势的变化，要做坏的准备。

我们在不安中度过了两天。

九日以后，报纸登些消息了。中央社报道："七日夜，

China

日军演习，与我军冲突，炮击宛平城”，“八日九时已停止射击”。“八日传遍牯岭，要人均甚镇静”，“外长王宠惠回京主持交涉。”“八日下午六时，亚洲科长向日使馆提出抗议”；“九日下午六时，日使馆副武官签复，希望事态不致扩大”。从这几天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出坚决抵抗的姿态。

八日晚，双方议定三条协议：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出动的部队各回原防区；三、卢沟桥由中方驻军。

十一日，铁路方面报告，从辽宁开来日军车十二列。形势这样明显了，中央社还在报道：日内阁和军方亦称不愿扩大事件。

十二日，南京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日军不遵守八日晚协议，又于十日炮击宛平城。希望和平实现，停止事件扩大。”同一天，宋哲元回平。从此，报纸上的消息便很少了。

街上，店铺仍在开张。西单十字路口有用少数麻包堆成的工事，里面只有一挺轻机枪。我在东北军学兵队学过一点儿军事，一看就觉得不象要抵抗的样子。

南京和宋哲元与日方有些什么幕后活动，不得而知。日方一方面声称不愿扩大事态，一方面又大肆增兵，但看不出宋哲元有任何坚决抵抗的准备。如此过了二十多天。

党组织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尽量通过关系将党员疏散到各地去做地下工作；二是如果日军占领了北平，就组织一批同志出城去搞游击队。

东北救亡总会也只是做了些宣传工作，因为它是半公开的，所以活动受限制。

二十八日夜，宋哲元率部队从西直门撤走了，形势急转直下，日军进了城。城里的警察不仅不抵抗，反而替日军加岗维持秩序。

China

北平失陷了。城里前些天坚决抗战的标语不见了。不少人都逃出了北平。古老的北平就象是一座死城，但地下党员、救亡志士还在秘密地活动。

地下党组织要我们等候参加游击队。一天，张慎斋告诉我，明天可以出城，上午九时在东北大学门口集合，游击队有人来领。

第二天，我到东大门口一看，有十几个人，大都是学兵队的，有王远音、尚英、霍志德等。接组织关系的是王远音，带队的是纪亭榭。他们告诉我们，出城时拉开距离。我们从西直门出城。城门口站着两排警察，但没有对我们进行检查。我们出城后，向西走了不远又向北转。城外都是农田，高粱、玉米都长高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叫铁狮坟的地方。坟地的前面有两个铁狮子，后面是一片丛林。纪亭榭拍了三下手掌，丛林中也传出三下掌声，接着，从丛林中走出一个人，我一看，原来是我们在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金振中。略叙几句，他就引我们到游击队去了。这一天是八月十八日。

我们又走了几里，到了队部。这个游击队是由辽南义勇军的十几个人搞起来的。他们有枪，在二十九军未撤出前就出城了。日军占领北平后，他们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他们有军事经验，又是东北人，地下党组织利用东总的关系给他们输送人，他们很欢迎。当时，他们有三十多人，加上我们，共四十多人，分成几个班。我领到一支捷克式步枪，被编到翟宝林的班内。

驻地是个小村子，四面都是青纱帐。我身穿蓝布长衫、西装裤、黑皮鞋，当天夜里就手持步枪站岗。从这一天起，我的革命军事生涯开始了。

洛川会议前后

聂荣臻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回忆抗战八年的整个历史过程，还得从陕北出征说起。因为在开赴华北之前，我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特别是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方针的确定，对于后来我们在晋察冀地区所进行的斗争，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们驻在西安附近的三原。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虽然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消息传到三原，还是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震惊和愤怒。在中共中央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之后，我们在陕北的全体红军将领，也共同署名，发出了要求抗日的通电。通电提出：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我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此后不久，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志专程飞往庐山，代表中共中央同蒋介石等进行谈判，商讨共同抗日的问题。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在陕北等待国

共两党的谈判结果，心情非常焦急。长征以来，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不管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经历了多少艰辛折磨，时刻没有忘记的，就是迎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现在，前方战局瞬息万变，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在日夕，我们怎么能够不急呢！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广大的干部战士都跃跃欲试，掀起了练兵热潮，准备在与日本侵略军交战之前，再一次秣马厉兵。

八月上旬，国民党政府才与我党达成协议。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任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左权同志任副参谋长，任弼时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每个师下属两个旅。一一五师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七十四师（留陕北）组成，林彪为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的编制，我被任命为副师长，对内仍为师政治委员，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同志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为副主任，下属三四三旅和三四四旅。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同志，政委周建屏同志；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同志。另编有独立团和骑兵营，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同志，骑兵营营长刘云彪同志。一一五师全师总人数一万五千五百人。

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三十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在这种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路军出师抗战了。出征之后究竟怎么办，需要认真商量一下。洛川会议就是为此召开的。

洛川，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相交接的地方，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民党统治区十多公里。会址所以选在洛川，主要是为便于军队的负责同志参加。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扩大到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时，我们和兄弟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延安往这边来，我们部队的同志则往北赶，从两边集合到洛川。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在八月上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同志刚刚从南京飞回延安，就赶来参加会议。

出席洛川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张闻天、凯丰、博古、关向应、刘伯承、肖劲光、徐向前、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张浩、周建屏、张文彬、傅钟等同志和我，张国焘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一共二十几个人。李富春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担任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解放后编写《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的时候，邓拓同志曾去查过这个记录。他对我讲，富春同志的字，比较难认，加上存放的年代久了，字迹退了色，看上去模模糊糊，不过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

洛川会议是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紧接着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的，是八

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拚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当时的情况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一年多的时间，部队还没有大的发展，后勤供应方面，武器弹药、粮秣、被服都非常缺乏。这样一个现状，到前方同日本帝国主义硬拚，能拚出什么名堂来？非吃大亏不可！另外，我们开赴抗日前线，根据我军当时的能力和特长，只能是发展游击战争，钳制敌人，拖住敌人，使敌人进攻时有所顾虑，阻止它长驱直入，以支持正面作战，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进而抑制一下弥漫于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如果只想到前方同日本侵略军拼几下，不重视发动群众建立

根据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怎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洛川会议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一共开了四天。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党中央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我在洛川会议上讲得不多，作了两次比较短的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我所以笼统地提游击战争，是因为考虑到华北那个地方，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我还讲到，出征之后，我们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壮大人民的力量。因为秋季即将来临，出征的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过冬的服装尚无着落，我想到了部队的供应问题。我发言说，我军到抗日前线作战，士气是高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经费和武器弹药等物资供应方面问题很大，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所以，我提出要尽量多筹一些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正在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但他们一味拖延，鉴于当前的条件和出征的紧迫，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一切靠我们自己。

经过洛川会议的讨论，对出征以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思想上更为明确了。所以，在部队匆匆出征的时候，尽管前方战局混乱，我们对胜利还是很有信心的。

为 了 抗 日

魏 文 建

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全国各族人民抗战热情非常高涨，蒋介石被大势所趋，派出所谓国民政府考察团，到红军部队去考察抗日准备情况。

一天下午，教导营一连按照上级通知，整队来到军团部驻地——释马关镇东头集合，欢迎国民政府考察团。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按总值星员的命令，一字长蛇阵似地摆开了队形。包括军团直属队在内的各部队从释马关镇东口向东延伸，足有二里多长。大家在烈日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有些不耐烦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来了！"只见从东边来了十几辆各种颜色的小汽车，汽车一直开到队列前面。总值星员跑步上前报告。有二十多人从车里走了下来。他们有的身穿兰士林灰色制服，头戴法国盔帽；有的身穿西装，头戴礼帽；有的是商人打扮，内长外短，头戴细草帽。一个个手拿文明棍，架着黑色眼镜，每个人还挎着一架照像机。他们成一路纵队穿过欢迎的行列。欢迎队伍中响起一阵掌声，他们挥手举帽表示感谢；欢迎队伍中又响起热烈的口号声："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立即对日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他们听到这些口号，一个个低头不语，快步通过了欢迎队伍摆成的夹道。

释马关街上贴满了标语、漫画。欢迎会场设在广场，场

上搭着主席台，台口两边挂着红布白字的大幅标语，左边是“要求国民政府迅速给予番号，开赴前线抗日！”，右边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场四周，各色彩旗迎风飘扬。会场中央，坐着黑压压一大片红军指战员，两边坐着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的代表。

欢迎大会开始。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同志致欢迎词后，考察团周团长讲了话。在他们讲话的过程中，会场上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演出文艺节目。考察团坐在前排，由军团首长们陪同。第一个节目是“海军舞”，第二个节目是“青年舞”，这些都是红军的传统节目。考察团的人手拿照像机跑到台前连连拍照。接着又演了一个舞剧“小放牛”，唱词是新编的，反映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最后演的是一个活报剧，剧中有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还有亲日派、特务等角色。当演到亲日派、特务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战的时候，考察团的大部分人员都调过屁股，背对舞台，低头不语，也不照像了。考察团的成员是很复杂的，有爱国人士，也有亲日派、汉奸、特务、顽固分子。此时，各种人物都表现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考察团来到了我们教导营一连。他们到处乱钻，什么都问。有两个穿西装的走到我跟前，问：“你当几年兵了？”

我说：“当三四年了。”实际上，我已当了五六年兵了。

“你为什么要当兵呢？”

“为了打日本！”

“你想家吗？”

“为了抗日哪能想家？没有国就没有家！”

他俩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翻了翻白眼，看见我头上戴着用四块布做的军帽，又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戴四块布做的

帽子呢？”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这四块布的帽子代表的是东北四省同胞过的亡国奴生活，是不忘东北四省同胞的意思。”

“那帽沿上边的那个红五星做啥呢？”

“这个红星的意义就更大了，它是代表全世界五大洲劳苦大众的。”

听我讲完，他们不再往下问了，走到了枪架前面。他俩一人拿起一支湖北条步枪，说：“你们就用这样的枪，能打日本吗？”

我说：“是呀！我们现在就等着国民政府给我们发好枪、新枪去打日本呢！”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转身溜进了伙房，我也跟到了伙房。他们碰到伙夫班长老杨，随即问道：“你怎么只当个伙夫？为什么不去当官呢？”

杨班长说：“为了抗日，啥工作都一样！如果都去当官，那谁给你们做饭吃呢？”

这两个家伙一阵沉默，东望望，西看看，出门走了。

考察团的一言一行，我们看在眼里，气在心中。我想：他们哪是为抗日而来的？靠他们抗日，中国早就完了。还是看我们的吧！谁英雄，谁狗熊，抗日战场上比高低！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原红十五军团教导营和原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为一一五师随营学校，我们一连被编为随营学校第六队。整编后的部队，兵员充足，战斗力强，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斗志昂扬，要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一天中午，从校部运来了许多灰军装、灰帽子、灰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